

巴塞罗那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RSSAC  
中欧夏季时间 2018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二 — 18:00 至 19:00  
ICANN63 | 西班牙巴塞罗那

卡韦赫·兰吉巴

(KAVEH RANJBAR):

大家好。我们将在两分钟内开始 RSSAC 和董事会会议。请大家就坐。ICANN 董事会成员和 RSSAC 成员，请入座。现在我是否应该叫出你们的名字？麦里克 (Merike)，欢迎你到这儿来。弗雷德 (Fred)、利曼 (Liman)、韦斯 (Wes)。我在叫他们。杜亚尼 (Duane)、苏珊 (Suzanne)。[音频中断]

好的，我们开始开会。我是卡韦赫，他是利曼，但他的姓名牌是我的。我们开始开会。欢迎大家。本次会议是 ICANN 董事会与 RSSAC 之间的会议。谢谢，先生。我觉得我们没必要点名了。但我想让大家知道，大多数 RSSAC 成员都在这儿了，我们还有董事会成员 —

发言人（姓名不详）：

如果可以点下名，我想速记员会很感激的。

卡韦赫·兰吉巴：

好的，那么我们开始点名。这位先生？

马跃然 (GORAN MARBY):

我是马跃然，来自 ICANN 组织。

---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尽管文本记录稿基本准确，但某些情况下会因音频不清或语法修正而导致部分文本缺漏或有误。本文本的发布旨在作为原音频文件的补充资料，不得视其为权威记录。*

拉斯·芒迪 (RUSS MUNDY): 拉斯·芒迪, SSAC 的 RSSAC 联络人。

苏珊·沃尔夫

(SUZANNE WOOLF): 苏珊·沃尔夫。来自 USC-ISI RSSAC。

利托·伊瓦拉 (LITO IBARRA): 利托·伊瓦拉, ICANN 董事会成员。

韦斯·哈达克

(WES HARDAKER): 韦斯·哈达克。来自 USC-ISI 和 RSSAC。

杰夫·奥斯本

(JEFF OSBORN): 杰夫·奥斯本。来自 ISC 和 RSSAC。

瑞恩·斯蒂芬森

(RYAN STEPHENSON): 瑞恩·斯蒂芬森, 来自国防部。RSSAC。

前村昌纪

(AKINORI MAEMURA): 前村昌纪, ICANN 董事会成员。

布拉德·沃德 (BRAD VERD): 布拉德·沃德, RSSAC 联合主席。

特里普蒂·辛哈

(TRIPTI SINHA): 特里普蒂·辛哈。来自马里兰大学, RSSAC 联合主席。

卡韦赫·兰吉巴:

我是卡韦赫·兰吉巴。RSSAC 的董事会联络人。

谢林·查拉比

(CHERINE CHALABY): 谢林·查拉比。我来自 ICANN 董事会。

克里斯·狄思潘

(CHRIS DISSPAIN): 克里斯·狄思潘。我来自 ICANN 董事会。

拉斯-约翰·利曼

(LARS-JOHAN LIMAN): 拉斯-约翰·利曼。来自 Netnod 和 RSSAC。

杜安·维塞尔斯

(DUANE WESSELS): 杜安·维塞尔斯。根区维护人派到 RSSAC 的联络人。

肯·雷纳德 (KEN RENARD): 肯·雷纳德。来自美国军方调查实验室 (Army research lab)。RSSAC。

丹尼尔·米戈

(DANIEL MIGAULT): 丹尼尔·米戈。IAB 联络人。

弗雷德·贝克 (FRED BAKER): 弗雷德·贝克。来自 ISC、RSSAC。

麦里克·凯奥

(MERIKE KAEO): 麦里克·凯奥。董事会的新进 SSAC 联络人。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观众席中还有任何 RSSAC 成员吗？有的 — 请做个自我介绍吧？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

(PATRICK FÄLTSTRÖM): 帕特里克·弗斯特朗姆。来自 Netnod、RSSAC。

卡韦赫·兰吉巴:

谢谢。

---

迈特·拉森 (MATT LARSON): 迈特·拉森。来自 ICANN 组织、RSSAC。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好了，像往常一样，董事会给我们发来了几个问题，之后我们也给董事会发了几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下董事会发来的问题，接下来交给其中一位 RSSAC 联合主席布拉德开始讨论。布拉德？

布拉德·沃德: 谢谢卡韦赫。董事会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们 2019 年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我们在 RSSAC 中进行了讨论，我们将它划分为三个主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 RSSAC 37 和 38 实施前工作。

我们内部一直在讨论，除了董事会对 RSSAC 37 做出的任何回复外，还有很多技术文件可以完成。一个简单的例子可能是衡量标准职能。应该衡量什么？可以如何进行衡量？当我们在董事会和 RSSAC 之间来回沟通时，可以完成这些类型的文件，并且可以在完成任何实施工作之前完成。我们在尽力让工作不断进行下去。不管怎样，这些是需要完成的所有工作。

因此，这周我们坐下来开了一次会，并确定了几个主题。我们将把重点放在这上面，并将它们添加到我们当前的工作队列中，然后与决策委员会一起确定需要优先处理的主题。这就说到了第二个主题，即决策委员会工作项目。目前我们有两个开放式工作组在进行着相关工作。这些工作组是在我们确定了工作队列后由决策委员会确定的。他们是决策委员会根据我们可以获得的资源优先确定的。抱歉，我说了两次。但根据员工和决策委员会方面的资源，我们有

---

两个开放式工作组，由于我们在 37 上耗费了大量时间，我们将会启动其他几个工作组，这将被列入我们的重点工作清单。

最后，2019 年我们将完成组织审核，我们的可行性评估报告草案已经变为 OAC，我们将在年底前完成最终报告，明年我们将会实施这些建议。我就讲到这里，关于工作重点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你，布拉德。董事会有什么问题吗？

谢林·查拉比： 只有第二个主题。我有点没弄明白第二个主题。

布拉德·沃德： 第一个和第二个主题是交织在一起的，第一个是确定在董事会对 RSSAC 37 做出回复之前可以完成的技术工作，比如衡量标准等等。第二个是决策委员会工作项目，该项目目前已在队列中。目前我们的工作队列中有很多等待完成、但由于资源限制没能执行的工作项目。每次我们只能有这么多工作组开展工作。我们在尝试尽可能有效和高效地完成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工作重点，即完成决策委员会向我们提出的所有工作项目。

谢林·查拉比： 谢谢。

---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好的。如果大家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将讨论第二个问题。布拉德？

布拉德·沃德： 我想我不会读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点长。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做更多同样的事。比如，我们将继续与决策委员会合作，弄清楚如何才能更有效，我们将坐下来制定一个工作计划。就像我说的，RSSAC 37 耗费了那么多资源，在某个时候，我们有太多工作组在工作了，我们必须更好地评估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利用我们可以获得的资源。

大家知道，在 RSSAC 中，我们认为我们处在这个永恒的自我提升模式中，不管是好是坏。我们是一群在不断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好的工程师。所以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那包括透明度方面的所有工作。默认情况下，我们的所有会议都是公开的。我们只有在讨论可能需要保密的根相关问题时才会闭会。情况就是这样。

卡韦赫·兰吉巴： 简化一下董事会的问题 — 因为你是对的，决策委员会在不断发展。但我认为董事会主要想问，“RSSAC 是否需要 ICANN 方面提供更多资源？”那是指社群和组织，但显然更多是指组织，因为组织拥有更多控制权。董事会是否可以做点什么来促进 RSSAC 参与到整个模型中？好的，[听不清]，我将请谢林来说明一下。

---

谢林·查拉比：

抱歉。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在自波多黎各会议以来的最近七个月中，社群和 ICANN 董事会全都在制定 ICANN 针对 2021 至 2025 财年的下一个战略计划。在这七个月里，社群确定了他们认为将会对 ICANN 的未来产生影响的五个工作重点，这五个工作重点应该能为战略计划提供相关信息。其中一个你们非常熟悉的主题是安全性。第二个是治理。其他三个是唯一标识符、地缘政治和财务。治理与这个问题相关。

我们听到了社群方面提出的很多担忧，一方面，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非常适合我们的需求。它赋予了我们合法性。是它把相关各方聚集在一起。但 20 年来它已变得成熟了。现在是时候开始提出问题，以便我们在未来 20 年内把它变得更有效了吗？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听到了很多担忧，我将读给你们听。他们担心对包容性的需求会增加。我的意思是，它们可能与 RSSAC 无关，但这是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因为你们是七个利益相关方团体中的其中一个。

因此，在我们的整个活动范围内，对包容性、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需求有所增加。我们需要改进我们的政策制定流程，从而更有效率、更及时地达成共识。还有对利益两极分化导致某些方面的进展停滞不前的担忧。对志愿者短缺和疲劳的担忧。对低效审核的担忧。对技术社群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有效参与的担忧。

最后是对我们的会议的担忧，它们是神圣的。但尽管如此，它们正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昂贵，有时候很多会议混杂在一起，人们很难跟得上。最终这变成了一种担忧或趋势，即社群认为它将会影响到 ICANN。我们的计划是，在明年五六月份向所有社群（包括你们）发布意见征询书，询问大家的总体看法，而不仅仅是针对你们

---

自己：你们是否认为，在未来 20 年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我们的模型？这么说吧：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它对我们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它对我们的运营方式很重要。

但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定期考虑一下，我们是否可以让它逐步发展、变得更好且更适合我们的需求。这就是董事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今天的目的是获得你们对 RSSAC 之外更广泛的意见，你们认为我们应该改进哪些方面，我们应该解决哪些问题。这些就是背景。

布拉德·沃德：

好的，谢谢你。我们肯定不是这样解释问题的，我们肯定没有从 20 年的角度来考虑它。我们把它看作是 2019 年的工作重点，或许我们不应该把两个工作重点合并在一起，但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关于改进，我认为 RSSAC 做得很好，或许与社群的其余部分做得不一样。

但或许，我们想要让董事会理解 RSSAC 的正常建议会被反复考虑，大家知道，一旦确定行动项目，我们可能会来回沟通，然后开始工作。显然，文件 37 是不同的。它与 RSSAC 以往的文件不同，或许需要对咨询委员会的建议流程做一点修改。

我们的意思是，如果你们以组织审核流程为例，或者以 PDP 流程为例，工作组委员会将与利益相关方一起考虑某项建议或实施规划，这样人们就可以在最终做出决定后立即投入工作。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花了三年时间才最终完成这个文件。基于时间表，我们听说 OCTO 将在年底之前向董事会提供其结果。

---

董事会将在工作坊中决定，或许我们将在神户会议上获得一些消息。因此，距离现在有六个月时间。在这六个月里，如果能与 OCTO 和董事会一起合作就好了，这样在交付时，就没有人会感到惊讶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提供我们的服务。我们想要提供帮助。如果我们能帮忙，我们很乐意这样做。

谢林·查拉比： 谢谢。我认为这点可以接受。一直以来，我们的回复都比较慢。

布拉德·沃德： 这不是重点。

谢林·查拉比： 我知道，但这是我们讨论过的另外一点。但这并不奇怪，参与很重要。因此，是的，你说的有道理。谢谢。

关于 ICANN 和更广泛的意见，还有别的问题吗？或许我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你们没有时间考虑，我们还有其他机会来获得社群的看法。不管怎样，大约五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会发布意见征询书。那时我们将会收集意见，所以你们将有大量机会发表意见。

布拉德·沃德： 抱歉给大家造成误解。

谢林·查拉比： 没有。谢谢。

---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之前，董事会成员还有任何其他问题要问 RSSAC 吗？好的，我们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 — 我将读一下这些问题。“ICANN 董事会的意图是不是，每一个运营商都应该同样地独自和偶尔与 ICANN 组织、其他 RSO 和社群合作，为根区分布和解析探索多样化和弹性模型？或者，ICANN 董事会是否打算将这些工作的范围仅限制在 IMRS 或 L 根运营上？”

如果是前者，ICANN 董事会预想 SO 和 AC 团体中的哪些社群或 PDF 活动会产生可能会影响整个根服务器系统的结果？”我知道董事会的戴维 (David) — 因为我们在董事会和 BTC 中讨论过。是的，我们请戴维来回答一下。请讲？好的。

马跃然： 我可以先说几句然后再请戴维发言吗？

卡韦赫·兰吉巴： 请讲。可以。

马跃然： 两年半前我作为 CEO 加入组织。我发现，我们内部没有对我们所管理的根服务器进行过讨论。我们没有制定相关的策略。我们有非常优秀的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我们从未进行过任何讨论，也没有编制相关文件和制定有关我们系统的政策，这令我非常惊讶。据我所知，董事会实际上从未讨论过根服务器的管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称它，而应该是 ICANN 管理的根服务器。谢谢。我在努力坚持这样说，特里普蒂告诉我应该这样说。

---

最终，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区分 ICANN 所做的工作以及你们的独立工作是根服务器。我想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开始尝试，我们也让董事会尝试，当然，戴维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为自己做事。我们必须与其他运营商沟通。这又要回到根服务器公司上，我们就是其中一个。如果我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 — 在这个领域中，我是一个新手，而你们已经在这个领域中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或许有时候我的措辞不正确。

但其中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董事会也对这整件事非常感兴趣。我们经历了相同的流程，或许我们措辞不当，说错话了。我想我之前说过，除了与其他运营商很好地合作外，我们没有其他意图。我的意图和我们大家的意图是让我们一起行动，我希望这样说你能够满意。现在请戴维来说明一下。所以，如果有任何理解错误，那可能是我的错。

卡韦赫·兰吉巴：

谢谢跃然。戴维？

马跃然：

当然，通常我会责怪戴维。但我只想指出这一点。

戴维·康纳德

(DAVID CONRAD)：

坦白说，我很难拒绝。

---

布拉德·沃德： 我不清楚你是否还会说你是新手。

马跃然： 是的，我会说。

特里普蒂·辛哈： 你可以这么说，但这不是真的。

马跃然： 在我接手时，我是新手。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戴维·康纳德：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 代表董事会在这里发言我有点尴尬 — 但我的理解是：我们的意图是表明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需要由社群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ICANN 组织与他们一起实施了商定的策略，并假定该策略符合 L 根的背景，并且在我们的内部结构中实施是可行的。

正如在 RSSAC 中讨论的那样，我们就如何推进提出了一个高水平的稻草人提案。但我们的想法是，与 RSSAC、SSAC、RSSAC 决策委员会和根运营商合作，制定一项在整个根服务器系统内都适用的策略，然后每个根服务器运营商将能够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实施。

卡韦赫·兰吉巴： 或许我应该补充一点背景，几小时前我们与 OCTO 召开了一个会议，我们向 OCTO 提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与 OCTO 进行了合作。我想首先退回去谈谈这个问题，然后我们

---

再回来看董事会是否有其他问题。但我知道拉姆 (Ram) 在等待发言。拉姆？

拉姆·莫罕 (RAM MOHAN): 谢谢。拉姆·莫罕, SSAC 的董事会联络人。我想和大家谈一点历史。一点背景信息。我是董事会风险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大约几年前, 摆在风险委员会面前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有关根系统总体上的弹性的问题, 特别是考虑到有报告称, 集中针对根服务系统的大规模攻击的数量、规模和频率都出现了巨大增加。

风险委员会内部也提出了另一个担忧, 该担忧最终也上报给了董事会, 也是关于进一步阐明或了解其他风险的问题, 不仅仅是技术风险, 还存在其他风险, 比如财务稳定性或其他风险等。去年, 在董事会与 RSSAC 之间的讨论中, 我们提出了这个担忧, 但这是讨论如何创建一个更强大、更好的全面生态系统的最初动力。

现在, 如果回过头来看一下董事会有关 ICANN 管理的根服务器及其策略的决议 — 我建议大家看一下该决议的理由部分, 而不仅仅是决议本身 — 因为理由部分实际上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虽然 ICANN 负责管理根服务器, 但它被要求提出一项策略然后进行商议; 与根服务器运营商合作, 与 RSSAC、SSAC 等合作, 看提出的策略是不是一个好策略, 是否可行, 然后公布以供其他根服务器运营商考虑。这就是理由, 几个月前董事会就是根据该理由做出决议的。谢谢。

卡韦赫·兰吉巴: 好的。非常感谢。好的, 有请特里普蒂。

---

特里普蒂·辛哈：

拉姆，谢谢你的说明。我只是想试着解释一下为什么 RSSAC 内部会对董事会通过的决议产生混淆。RSSAC 花了两年半时间才完成这个项目。如果你们读了文件 37 的执行摘要 — 我并不认为大家都读过 — 有多少页？50 页？ — 全部有 50 页。但执行摘要明确指出，是时候开始这个项目的原因是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存在多个攻击因素，如果我们继续，本质上系统可能非常弱。

这就是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前提，我们花了两年半时间来讨论 L 根。我们如何协调 L 根所做的这项工作，最终通过了决议，RSSAC 在做什么？这就是产生混淆的原因。谢谢。

布拉德·沃德：

特里普蒂，实际上我认为，在决议中使用术语可能也加剧了产生的其中一些混淆。我手上没有决议，所以我无法引用相关内容。但这里的问题只是要求澄清。因为如果你们读过决议，并拥有根服务器运营商的背景，在你们谈到 IMRS 时意思很明确，但之后当你们跳到根服务器系统上，你们所说的就不再是 IMRS 了。

我认为，决议中所指策略是关于根服务器的，而不是关于 IMRS 的。抱歉，我会去了解的。这就是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第二个问题涉及特里普蒂谈到的很多内容。

马跃然：

我只想纠正一下特里普蒂，她使用了 L 根服务器一词，因为我们不再使用这个词了，对吗？

---

特里普蒂·辛哈：                    你们知道，旧习难改，特别是你们的习惯。我说 L 根是为了让你们明白。

马跃然：                                谢谢。我们应该说明一下。

布拉德·沃德：                      文字吗？

马跃然：                                是的，文字。如果你们足够相信我们，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没有不好的意图，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有恶意，我们就不会告诉你们该做什么，对吗？你们知道，如果你们认为我们最初提出的主意并不好，那将会徒劳无功。所以，我同意。或许我们措辞不当，这都怪我。我将承担过错，因为是我把它提交给董事会的，我很乐意撤销它并进行更改，以使它变得明确。

我没有也决不会有其他意图。我们必须振作起来，训练我自己、董事会和高管团队，确保我们在讨论工作重点时，了解不同的职能，并真正地讨论为什么我们做这件事以及做这件事的方式。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内部讨论的结果。之前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将实例用作某种政治手段。它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去到一个国家，在那里部署它。

我们已经做出决定，我们部署实例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想要了解其技术效果。比如更短的时间。那意味着我们也想从其他角度考虑，而不仅仅是从服务器的角度 — 抱歉。我放弃。不仅仅是从我们的工作

---

来考虑，我们也想知道是否有其他实例已经在解决问题了，我们应该到其他地方看看。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另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是我们有升级路径。当我们在一个新的地方部署实例时，实际上我们最终都会做出决定，因为有时候有些国家会因为部署实例而在政治上受到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结果。我愿意修改任何材料，我希望我们可以让大家理解我们没有不好的意图。或许我们做的不好。我总是犯错误。通常我会责备戴维。但这次我将承认过错。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你，跃然。我知道布拉德也做出了回复。有一些人在等待发言。有请玛盾 (Maarten)，然后是拉姆。

玛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好的。你们知道，我不是根服务器运营商，但我参与了 IMRS。是的。我只想表达，我们工作的军事周期是建立在信任之上，对吗？我看得出来这就像我们这里的情况一样。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一直都出席你们的会议，即使我不需要在技术上做出贡献。但我很钦佩，你们是如何将自己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中转变成一个更适合今天的组织的。

在董事会中，我们讨论了来年的工作重点，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制定的未来五年的战略计划中的一个主题。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考虑这些方面以及卡韦赫、特里普蒂和戴维的意见，意识到了敏感性。

---

这是我们必须与根服务器运营商（过去根服务器运营商是完全独立的，甚至彼此之间都是独立）一起扮演的角色，以便创建一个我们可以一起解决今天的挑战的生态系统。这就是董事会的想法。如果董事会决议中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我很乐意进行改进。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进行合作的精神所在。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拉姆？

拉姆·莫罕：

谢谢，我是拉姆。特里普蒂，谢谢你的说明，这很有用。对我而言，这暴露了存在沟通问题，实际上我认为董事会将会认真对待此事。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应该出现这种分歧，特别是你们有些工作组也一起参加了讨论。我建议将这个特定的问题转变为一项行动，以便 **BTC** 考虑并尝试找到一种改进的方法。

布拉德，回答一下你所说的，我刚刚看了决议。其中有一个条款说，“鉴于技术社群中的很多人认为目前部署的根服务器系统存在无法跟上攻击能力增长的风险，因此也越来越容易吸引攻击流量（无论是恶意实体发起的还是由于配置错误、滥用错误而导致的）；鉴于成功攻击根服务器系统可能会给 **DNS**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带来严重风险，并对 **ICANN** 组织（作为协调 **DNS** 根服务器系统的运营和发展的促进者）带来潜在的存在风险。”

所以我们有五个条款。其中两条谈到了 **IMRS**，其他三条谈到了根服务器系统。回忆一下，在多次董事会对话中，包括最近在布鲁塞尔结束的董事会工作坊中，大家的担忧实际上是关于根服务器系统

---

的，担心是否存在漏洞，系统是否可能会不堪重负。这就是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进行的对话。在我查看决议时，我发现了你所说的矛盾，对 ICANN 组织的指示是把 IMRS 方面的事情做得更好，然后进行商议。但其他条款确实谈到了根服务器系统和漏洞。

既然说了这么多，我将说下这个。我记得，我们对话中强调的担忧不仅仅是关于 IMRS 以及 IMRS 毁坏的潜在漏洞的。我记得董事会对话中提出的担忧与根本身毁坏的风险以及它对整个互联网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有关。卡韦赫，你也参加了这些对话。

我只想提供一些背景。我不确定应该完全放弃该决议，因为这项决议的理由实际上是有关根安全性的一组根深蒂固的忧虑和担忧，其动力与 ICANN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使命有关。谢谢。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我可以先说吗？谢谢。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 RSSAC 内部以及董事会与 RSSAC 之间，我们从未尝试清楚地讨论它。我认为存在分歧，进行讨论是好事。不管怎样，拉姆，我想我们需要商定我们在哪里讨论，因为理解和采取行动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我们做了很多事 — RSSAC 也是 — 来确保董事会了解整个根服务器系统的风险。

我们从它如何运作开始，然后更深入地谈到了各种攻击和可能性以及我们可以如何来缓解。但就行动而言，我们有两条明确的路径。几个小时前我们也和 OCTO 讨论过。一是 SS 根运营商，IMRS。任何根运营商都可以提出对整个系统（而不仅仅是其运营）的担忧，但他们说[听不清] CC 运营商，其中一个根，我们可以说，“实际上我

---

们发现这个系统有缺陷。我们想在 IETF 或任何其他会场上讨论，因为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是肯定的；我们做了很多次。DNS 的很多发展以及根的运作方式实际上都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作为对等物，显然 IMRS 有权这样做。但除了根如何运作外，ICANN 还表达了另一个观点。让我来详细说明一下。但我想我们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提供根区和制定相关政策在保护 DNS 和制定较高层面的 DNS 策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或许这是 ICANN 应该扮演的角色，但我可以代表大部分社群说，我们同意，我们从未在 RSSAC 中讨论过这个方面，但我不认为 RSSAC 同意这种说法。

或许确实是这样，我们从未讨论过。“ICANN 是否应该扮演该角色？理由是什么？”我的建议是，如果董事会想要扮演该角色，那没问题。但在社群合作方面存在分歧，不仅仅是 RSSAC 而且其他社群部分也会说，“好吧，ICANN 也扮演着或不扮演着这个角色。”我们没有说清楚。很多问题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在讨论时，你们提到了理解。没错。我们做了很多事来确保董事会了解该风险。但如果没有这项决议，在了解了风险之后，我们还要做更多的事才能采取行动。好了，接下来交给布拉德。

布拉德·沃德：

谢谢卡韦赫。实际上我有两点要说。第一，没有人会相信任何决议中存在不良意图。没人会相信。我们只是要求澄清。第二点：或许我们也在寻求一致性。我说这个的原因是，如果你们回去看下 RSSAC 之前提供的具体建议，我举个例子来说，我想我没弄错。我

---

将再次确认一下。但我认为在公布有关衡量标准的 RSSAC 002 时，董事会的具体回复是，“我们只能提供有关 L 根的回复。”不是根服务器系统，而是 L 根。

我们反复沟通，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它被推回给 RSSAC，说 ICANN 组织只负责 L 根。因此，我们只能针对 L 根做权威发言。正如今天早些时候 RSSAC 与 OCTO 召开会议时讨论的那样，很显然该决议不仅仅提到了 L 根。他们说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必须为根服务器系统制定一项根策略。

现在，是否采纳由根服务器运营商来决定。但这不仅仅是 L 根。这就是我们寻求的一致性。我们只想知道我们该期待什么。

戴维·康纳德：

我是否可以确认一下。我没有说 OCTO 将为 L 根制定一项策略。我明确说过，OCTO 将按照决议中规定的那样，与社群合作制定一项策略，根服务器运营商可自行决定是否实施该策略。

马跃然：

我想说明一点。实际上这两件事是高度一致的，因为我可以处理先前称为 L 根服务器的问题。对吗？要让我们参与除此之外的事情，即讨论策略，需要董事会告诉我说能够这样做，所以，这些事是一致的。大家知道公司中是如何处理的。你们被授权做某件事。如果你们想要做更多事，或者董事会认为要做更多事，他们必须告诉你这么做。

---

在 ICANN 中我们通过决议来行事。这实际上与我们的工作方式是高度一致的。在我们收到问题时 — 因为我回答了那个问题。我们收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回答超出 L 根之外的问题吗？”“不，我们不能，因为在那个特定的系统中，已经完成了。”现在，在我们开始合作时 — 嘿，各位，你们做的工作非常出色。特里普蒂和布拉德做得非常好，你们把有关根服务器的讨论提到 ICANN 董事会的重要议程之上，因为最后他们都很感兴趣。抱歉。群众在那里。

我们现在在尝试了解如何靠经验而活。凭借智慧，他们说，“好吧，OCTO —” 而加入我们的不是 L 根服务器运营商 — “去谈吧。有了这句话，你们就有权去进去讨论。”或许那是误解。抱歉。星期二我必须参加一个小活动。好事是不好的事发生在星期三。这只是星期二。再见。

卡韦赫·兰吉巴：

拉姆。我可以快速发表一点意见吗？我同意。我认为这主要是 RSSAC 与董事会之间的会议。这不是关于组织的[听不清]；目前他们在跟进决议。但我们想要了解，董事会是否认为其有责任或者需要与社群合作一起制定 DNS 策略？基本上他们认为那是 ICANN 的责任。谢谢。

拉姆·莫罕：

谢谢，卡韦赫。我是拉姆。我无法代表董事会发言，但我可以提供一些背景和发生的其中一些事情。我要说的是，布拉德，做出决议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特意做出的，决议中的内容。我完全同意你说的，一致性是一件好事。如果要更改方法或超预期提高积极性或

---

参与度，那必须进行沟通。显然分歧是存在的，必须进行解决。而且，我可以想象，如果特许 BTC 负责合作部分并进行沟通，那显然这就是 BTC 代表董事会完成的高优先级项目。

另一件事是讨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董事会召开了六七次持续几个小时的具体会议，一些教育会议谈到了攻击的规模、速度和频率，其他会议谈到了攻击可能带来的风险。卡韦赫，就像你说的，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 — 我不知道实际上答案已经出现了 — 如果根出现故障，如果情况变糟，在一个虚构、假想的世界中，谁将被要求在国会面前做出回答？

讨论中提出的其中一个观点是，人们很有可能会提出由 ICANN 来回答，因为这很明显，对吗？尽管如此，我想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必须进行更多沟通和合作。

卡韦赫·兰吉巴：

谢谢，拉姆。特里普蒂？

特里普蒂·辛哈：

我想就您最初说到的分歧问题说两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想你说的是我们总体上应向谁负责？你是这个意思吗？基本上，谁会被要求在国会面前做出回答？在一种情况下可能是 ICANN，但这事由谁负责？我说的对吗？是吗 —？我不明白你所说的分歧。你是否可以简单向我解释一下，因为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想确认一下，我想对此做出回复。

卡韦赫·兰吉巴：

谢谢。大体上是，由谁来制定高级层面的策略？例如，我们说没有足够数量的根运营商，或根运营商做得不好，因为有很多攻击，我们的总体能力较低，对吗？— 没有能力应对。这是 ICANN 组织的角色吗？

或者至少 ICANN 董事会是否认为监控超出 IMRS 之前的这些方面并就此采取行动是 ICANN 组织的角色。因为作为利益相关方，在这个游戏中，我们所有人都要发挥作用，我们不断做出改变。但在较高层面上，我们需要在地理上具有更多分散性等等。

特里普蒂·辛哈：

谢谢。我正是这样理解的，这也是文件 37 中所包含的内容。大家知道，我的处境很尴尬，因为在不到 36 小时的时间内，我将加入董事会。接下来我将要说的是，董事会知道这是文件 37 中包含的内容。如果董事会向 RSSAC 回复文件 38 中包含的我们的建议，这个问题将会消失。如果董事会想要拒绝，那没问题。然后继续命令 OCTO 去做 — 当然，那时我将是董事会的一员。大家知道，我们将会命令 OCTO 去做他们想做的事。

但至少要对文件 38 做出决定，因为这产生了很多混淆。我们刚刚说到的所有内容都包含在文件 37 中。OCTO、L 根、IMRS — 无论你们想要如何称呼自己 — 与我们一起讨论了三年，合作编写了该文件。

我们不应该产生这种混淆。不管怎样，我已经说了我要说的了。谢谢。

---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谢林？

谢林·查拉比：                    我同意特里普蒂的观点。一旦我们回复文件 37 和 38，我们必须在回复中阐明他们的问题。否则回复就没有意义，对吧？但我认为存在混淆；我同意这一点。我们必须阐明。这没有问题。谢谢。

卡韦赫·兰吉巴：                    好的，这一点很合理。还有其他意见吗？昌纪？

前村昌纪：                        我是前村昌纪。首先，如果我们在九月份做出的决议产生混淆，那么我们必须解决。其次，ICANN 组织和 ICANN 董事会的很多人已经阐明了意图。我读了所有内容。是的，我是即将就任的 BTC 主席，我需要注意你们提出的任何技术细节。

我需要做出努力并对其提供适当回复。我真的需要尽力来做这件事。如果你们对此产生了任何混淆，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努力来缓解。文件 37 提议对治理方案进行相当大的改变。同时，二者都讨论到了 DNS 系统总体的风险，因为安全威胁出现了相当巨大的增加。

因此，ICANN 能够促进系统中实体的协调，最终他们需要与服务器运营商社群中的 DNS 合作。ICANN 如何能够负责该任务？这很难并与之前的情况有点不同，因为威胁在增加。我认为这个流程是完全未知的，我们肯定需要合作才能使它变得更新和更可行。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确保 DNS 安全性的方案。

---

那么，我希望董事会做出应有的努力，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提供的信息。谢谢。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对此还有其他意见吗？布拉德？

布拉德·沃德： 我唯一想补充的是，我们也应该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还未回答这个问题。

卡韦赫·兰吉巴： 是的。我们还有不到十分钟了。是否合理 — 这主要是对董事会来说的 -- 总结之前的讨论，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这样说合理吗？我们将等待文件 37 和 38 的计划，年底时 OCTO 的首席分析员应会向董事会报告。在那之后，实际上我们可能有更清晰的理解？董事会认为这么说是否合理，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好的，我就当作大家已经同意了。下面进入下一个问题，正如布拉德所说，这基本上与类似的担忧有关。我的意思是，实际上 RSSAC 已经对技术方面的理解满意了。我们也与 OCTO 进行了讨论。如果 RSSAC 没有人需要了解更多信息或董事会没有任何意见，我们将继续讨论第三和第四个问题。没有意见吗？

好的，第三个问题：“ICANN 董事会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说如果这是当前的方法，传统方法的长期前景似乎不乐观？”从董事会或组织这边开始？好的，有请戴维。

---

戴维·康纳德： 近年来攻击量和攻击能力在不断增加（实施上几乎呈指数级），因此推断传统方法的长期前景似乎不乐观。由于当前的方法是花钱解决问题，那么问题就变成“个别根服务器运营商是否可以投入足够的资金来解决问题？”由于我们似乎都在有限的资源下运营，因而说当前的方法可能不乐观。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对此是否需要任何进一步地说明？布拉德？

布拉德·沃德： 这听起来像钱才是理由。理由是由资金驱动的而不是其他，对吗？

拉姆·莫罕： 我是拉姆。实际上我认为，我不确定这样讨论会有成效。我建议应将这个问题提交给 BTC。BTC 应就此展开适当讨论然后再向你们提供反馈，因为我只是担心我们在尝试进行解释，让 BTC 进行讨论可能会更好。或许 BTC 可以在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后与 RSSAC 召开会议。我只是担心我们将会反复沟通，或许不会得出实际的结论。谢谢。

卡韦赫·兰吉巴： 布拉德，你认为这种方法可行吗？

---

布拉德·沃德：

我认为没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对我们看到的决议的回复。大家知道，我们并未被要求就决议提供任何意见，这些是我们在尝试解决的澄清问题。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我们认为决议中并不存在不良意图。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存在恶意。严格来说只是试着澄清，以便我们可以了解 RSSAC 在推进这方面中扮演的角色。

拉姆·莫罕：

我是拉姆。布拉德，我完全理解。如果我所说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说存在任何恶意或不良意图，那我道歉，但实际上不是那样的。实际上我希望找到一种一致、高效和有效的方法来推进该对话。而且我也回想到，董事会技术委员会的章程中规定了一个联络 RSSAC 和 SSAC 并与他们密切合作的具体任务项目。

在我看来，接下来 RSSAC 将在与董事会召开会议之前与 BTC 坐下来进行讨论。讨论问题，看看那部分的流程是否清晰，如果还有未决的问题，则在与董事会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来。我在解决效率问题。在这里提出这些问题并解答并没有问题。

就坐在我这里，我不知道 BTC 实质上是否有机会进行审查并作出回复。我所希望的是实质性的合作。谢谢。

卡韦赫·兰吉巴：

谢谢，拉姆。由于我们超不多要超时了，我知道谢林要发言。

---

谢林·查拉比：实际上我听说，大家对未来董事会通过与根相关的任何决议表示担忧，如果我听错了请告诉我。我认为 RSSAC 希望参与或提前提供建议，而不是弄清楚相关情况然后尝试解释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问题是这个吗？

布拉德·沃德：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希望的肯定不是否决权。你们知道，我们的任务是就根服务器系统向董事会提供建议。我们收到了决议，我们在尝试弄清楚该决议的意思是什么。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谢林·查拉比：好的，我认为这是问题的核心。正如拉姆所说，我们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并与你们和董事会技术委员会讨论，这样我们就不必再次经历意料之外的情况了。因为就像你说的那样，考虑到你们是向我们提供建议，所以你们要的不是否决而是参与。那是你们有关 L 根或根服务器本身的任务，对吗？

布拉德·沃德：关于根服务器系统。

谢林·查拉比：我指的就是根服务器系统。是的。好的，谢谢。

---

卡韦赫·兰吉巴： 非常感谢。我将快速说一下最后一个问题。ICANN 董事会可以更具  
体地 — 不是吗？

发言人（姓名不详）： 我想我们已经决定 —

卡韦赫·兰吉巴： 我们已经决定了 — 整件事？好的，很好。我想我只能问 BTC 主席  
了。我们将做一些工作，然后与 RSSAC 进行更多协调以跟进这个问题，进行澄清，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 BTC 与董事会一起澄清更多问  
题。谢谢。

前村昌纪： 非常感谢。我是前村昌纪。我感觉现在我的担子很重。让我来解决  
吧。谢谢。

布拉德·沃德： 我们渴望提供帮助。

卡韦赫·兰吉巴： 在我结束这次会议之前，这将是我们与我们的联合主席特里普蒂召  
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了。布拉德？

---

布拉德·沃德： 是的，最后一次与特里普蒂一起参加会议了。显然，她肯定不会离开我们。我们还会看到她，只是她不是 RSSAC 的联合主席了。但我们想感谢她多年来提供的指导以及通过与我们一起服务所展现的智慧。我们期待在您担任新角色后与您合作。

特里普蒂·辛哈： 谢谢。谢谢。我只想说，在 RSSAC 工作五年并担任联合主席四年期间我真的很开心。我想告诉在座的每一位，这是一群技术高手。他们非常聪明。请与他们合作。谢谢。

卡韦赫·兰吉巴： 谢谢。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会议记录结束]